

71

T 2571 / 3202 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71

載記卷第十四

晉書卷第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符堅下

大元七年堅擊秦苻健于前殺無秦賦詩秦州別駕
天水華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
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
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字夷
海公陽與王猛子徽嗣侍郎少謀友事法堅問及
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
以恩求殺殺仇世之仇而仇法法曰臣父死

載記卷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符堅下

大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
天水羊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
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
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
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
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
以罪齊衰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
謂陽白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
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
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
皮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姦萌
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
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僞位新平王
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
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

符堅下

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
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
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
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
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
臣曰新平地古潁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
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潁頊有云河上
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
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

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
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
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
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
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
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
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
三元而止堅以厥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
虺家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留蘭持節為使者發
青異幽并百姓討之以符胡為使持節都督青徐

充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
裴元畧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三郡太
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
師前部王彌實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
服引見西堂實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
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
九年一朝以為永制實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
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
關請為鄉導堅於是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
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等配

兵七萬以討定西域符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復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一推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方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艾夷通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輒銷令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校精卒十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

待整下

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肅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與襪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

大...

晉...

晉...

晉...

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栢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
焉臣聞師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
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
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
令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
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
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
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
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
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城犯星天道幽

遠夫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
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而
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
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
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廷
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
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
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五營
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

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
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
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
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
雖未稱令王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
寇何不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
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
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亮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
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方留

守京師鮮卑亮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
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
淺誠不足採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
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
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天而侍中陪乘清
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廢六倫適一時之
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
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真至境德爲
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
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

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雲陵于延嶺瞻禹
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
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道遙順時以適聖躬動
則鳴鑿清道止則神棲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
隆何爲勞身于馳騁口倦于經畧擲風沐雨蒙塵
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游而不返大
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
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反也但思混
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

符堅下

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
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
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
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
其桑梓止爲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鑿
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暨幸洛陽明授
勝略馳紙檄于丹揚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
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
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
安因此而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勒等上書面諫

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洗有寵于堅
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
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
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
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
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
進否濡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
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
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
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

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教之示以中國之
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
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
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真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
都護率其國兵為光卿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
諸國皆遣使貢其萬物堅南游瀨上從容謂羣臣
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
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
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
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

每思栢温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
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
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
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
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
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栢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
君臣勦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
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
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
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

附錄下

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此舉不引弓士下氣
竊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
亦紀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
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
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
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剋道安曰太子之言
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
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
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
誅法將安措孫氏跨階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

九

晉書

卷四

九

子

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疆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
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
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
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
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
言是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
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
五百匹彗星掃東并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
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
亡林尔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上萬

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震拔威
相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巨城進
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銍攻武當冲別
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歡及冠軍
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
救武當後將軍張赫少兵於別姚萇救涪城歡次
新野垂次登城下師敗張崇武當掠二千餘戶
而歸歡遣垂追騎入越為別鋒次于沔水垂越
夜命三軍人持火炬繫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
冲懼退還上聞張赫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

書悉發汝州公私馬人十丁這一兵門在必然者為
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林
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
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相沖為侍中並立第以
待之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
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
蚝撫軍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
率步騎一十五萬為前鋒既發長安夜卒六十餘
萬騎一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
州之兵始達成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

至下鼓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
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
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隄城守晉將軍王太
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
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
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
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
成不進龍驤將軍胡椒先保碇石為融所逼糧盡
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
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

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持擒賊帥
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
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
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
城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
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
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
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
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秦以相國之號及

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追其尚書朱序說
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
之衆皆若則莫可敵也久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
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
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也使請戰許之時張蚝
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
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
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
退師令將士周茨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
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

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各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下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
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殮豚髀者
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
匹繇十斤辭曰臣聞白龍獻天池之樂而見困豫
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臣自天
也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
安有子養而來報哉弗領而退堅大慙願謂其夫
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
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

符堅下

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大錫尚書朱序及徐元
嘉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為
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
獨全堅以十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
乃以兵圍堅初慕容容悼也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
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曉棄其衆奔還堅
收旌集散北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皆如舊
備未及闢而垂有貳心說堅曰必撫燕岱并求拜
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
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騎張蚝率

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當戍洛陽
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
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
課農存郵孤老諸士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
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
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
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陳州牧平原公苻暉
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丁農亡奔列
人招集羣盜聚至萬數丁不遣石越擊之為農所
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丁餘萬為飛梯

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
地長史聞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
至數千遠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
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
遂益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
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
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
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
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咸旬

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
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
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
實衝為中史龍驤姚萇為副馬討泓于華澤平陽
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
實衝討之苻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
懼衆皆奔關東歡馳告萇之姚萇諫曰鮮卑有
忠歸之心且驅令出關不可也歡弗從戰于華
澤高平地績被殺堅大怒世祖懼遂叛實衝擊慕容

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
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世稷今天誘
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
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
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
鹿公輕聽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
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
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
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

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
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
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悻叩頭流血
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
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
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悻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
兵還長安怒其反叛之咎而悻密遣使者謂泓曰
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其當不復能久立吾既
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
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

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
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丞制封拜
聽吾死問汝便即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
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
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
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
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
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悉獲
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
竇衝率眾敗其軍于鵠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

壬 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葦營營中
水二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葦軍大振
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葦又
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
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帝弟承制
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
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葦所敗
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
遣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
刺史王奕黃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

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符方
戍驪山拜符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
河間公符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冲乃令婦
人乘牛為衆搗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
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
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
于灊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
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
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正猛切諫堅乃出冲長
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
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
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
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
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
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
克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
珍寶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玉門以西討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
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兖州堅刺史張崇
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
河高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
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
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
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
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啓事

卷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
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走於前堅
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
於此符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
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符歡等喪
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
北引重合侯符謨高邑侯符亮阜城侯符定干常
山固安侯符鑒中山太守王充干中山以為已援
垂遣將軍張崇要護之干襄國南又遣其叅軍

符堅下

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干晉陽蚝騰以衆
寡未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揚膺唱歸
煩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磬
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將軍顏肱劉龍襲次干河北
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為王師所敗龍襲等進攻黎陽
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叅軍焦達請救于謝玄
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接既接以鄴與
之甚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
離麻亦一方文降而已遂與叅軍姜讓密謂楊膺曰
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近寇仇三軍

罄絕傾危之其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疲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臚郝推徵處士王嘉平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

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家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靈嘉馬辛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推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

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姝別姝為左將軍竇衝小
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
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
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
既至朝廷果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不款
誠無貳弁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眾二萬
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
肉以餽妻子慕容冲僭稱景號于阿房改年更始
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
竇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

清龍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
長孫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
其心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
遣尚書令高蓋率眾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
南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
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
至阿城諸將請棄勝入城堅懼為冲所獲乃擊
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叅軍徐義官
人曹叡告符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

卒之公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符暉屢為冲所敗
又議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夔為白虜小兒所
器世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十餘所
正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王相率結盟遣兵糧助
堅二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
塞戰于驪山為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
遣遺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
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
深憚之遂穿馬墉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
如新城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

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
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
絕缺垂之本名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
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
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
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
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
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
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
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万

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甚遣吏謂輔曰吾方
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
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
城葺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
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
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
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
距葺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
其聲悲甚占者以爲闔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家
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

流被躡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義者
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
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之寇難殷繁非一人之
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
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
爲內應堅曰哀諸鄉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
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鄉坐自夷滅吾所不
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劬於烏合疲鈍
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

命拔身為國若上天有靈軍誠或與一濟沒無遺
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發火者為風焰所
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
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歎
歎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
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
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
衆咸曰願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
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

符堅下

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吉符
傳曹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
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朕如此言天
或導余今留汝兼摠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
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
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為冲所擒堅弥懼付宏以
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
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
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
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

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
觀今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
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
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
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
趙整因侍接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
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且緩
急語阿誰取奕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
山加甚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
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

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甚求傳國爾璽於堅
曰甚次膺符璽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
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爾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
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
爾璽已送晉不可得也甚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
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
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
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
南秦州刺史楊髡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都氏豪

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公篡位以宏為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悲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馬為

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羅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賞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竒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

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
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
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統
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之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
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
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
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
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

于猛

大事異符同劫公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
猛為中書侍郎中始平如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
橫劫盜充斥回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
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
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
躰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
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
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摘除凶猾始殺一姦餘
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
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

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
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
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
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
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領之遷尚書
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
率諸軍封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

三猛

也封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
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
人中效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
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且
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
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
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其驅馳之役敷
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徧悅從事叨據負累可謂
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
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冊誠

請遊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
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
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
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
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
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旨猛乃視事
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
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
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蟪布衣朕龍潛弱冠屬
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音卿於暫見擬

王猛

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磐之雅志豈不
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
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
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
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
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
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
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形監為臣之炯戒竊
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
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右千秋一言致相凶奴引

之臣何庸猶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遠實令爲虜輕
秦昔東野窮馭頽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
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
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
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壽之恩堅竟不從猛
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
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功
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世及
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

王猛

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
圖陛下知臣之過臣固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
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
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
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襄州猛謂思曰僕可速裝
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
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言
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
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析南北郊宗廟社稷
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

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
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
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所
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鮮甲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
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
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
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衾器帛三
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
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
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
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常侍左
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
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辨明慧
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
則謂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
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誅朱彤趙
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

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玉景略之流也尤
善斷獄文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
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
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
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
筮以不豐口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
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
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
以爲不祥遂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

字由

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
吾知之曰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彖乘馬南渡旋北
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
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史詰其夫
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
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
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
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
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異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嗒唱盜行人爲母遂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屈冀州遣使叅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

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領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三且國冢我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

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葦長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莫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葦之叛堅悼恨彌深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

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

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沈醜而才慧
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
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燕請之朝士盈坐
並扞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
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
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
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
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
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柎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

齊明

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諧
而殺之王沈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
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
一生中又一一死理實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
何箕山夫奄焉歟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穉叔子
命也歸曰天變化任真紀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
亦老莊之流也

載記卷第十四



Vertical text in a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